



文潏初編卷十七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閻方南

與王貽上書

趙進美

起○得○酒○自○異○

竹西烟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

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帶磬折日親受書臨

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去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

墨池塵封雖夙習難除閒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



枉函問訊。檢揚益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胎上殆自道也。
 益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造物。五官
 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于此。欲顛倒五
 官。四肢之位置。自為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顏
 性。靚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
 徒自苦耳。黠者矜獨運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
 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大
 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
 及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
○坡○公○景○鄒○文○選○而○少○陵○則○往○往○推○崇○

○文○選○未○可○執○一○論
 人不容于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
 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胎上
 道。亦願與胎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
 獵心喜。媿媿至此。

錢礎日日如此論詩文。何其心甚公道甚大也。彼相角相勝
 者。徒所見之不廣耳。此書出可為時俗人痛下一砭。
 秦對巖日談詩文。即以談心兩君子。于此真有相視莫逆之意。
 未許局外人饒舌。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
 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為
 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
 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
 灌可謂善喻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儉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
 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
 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
 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

天也。僕知其然，不_○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_○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施愚山曰：詞雋而旨遠，置之世說賞譽中，可當一則新語。錢礎曰：太白仙才子，美天才，長吉鬼才，自來詩人各有分量，不可一視。此書後天先天之說，真是定見，中間引証最奇，亦最確。諸君紛紛論議，何為乎？

與耿逸庵書

湯斌

接台翰述夢中天光雲影一段語，仰見老年翁眷愛之深，故形骸不隔，夢寐相通，如此可勝欣躍。大作二十首，風格高古，在擊壤集中當屬上乘。且指示道體學路，最為真切。弟晨夕諷誦，如侍左右，拜教多矣。老年翁造詣精深，默證先天，日坐名山，丹霞中與造化為徒，及門環列，絃誦之聲，泉響松吹，相為應和，簡點生平，無愧無作，性分真樂，莫能喻也。弟想慕德容，依稀如覲，今一官牽羈，日無寧晷，撰擬經史講義紀注，聖政明史濫竽總裁史稿如山，茫無頭緒，紀載錯互，是非顛倒，考据既難，衡斷非

易○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近○有○纂○修○平○定○三○逆○方○畧○兼○管○會○典○力
 不○能○辭○皇○上○聖○學○崇○深○宵○旰○圖○治○如○弟○弁○鄙○無○文○何○能○少○効
○自○謙○語○矣○自○任○語○
 涓○埃○卽○專○辦○一○事○猶○不○勝○任○而○繁○冗○如○此○養○身○之○道○不○敢○言○矣
 負○職○之○罪○豈○能○追○乎○日○望○嵩○陽○輒○作○天○際○真○人○想○但○恐○大○臣○懷
 薦○賢○為○國○之○心○推○轂○之○章○不○能○已○也○仲○誠○自○蜀○歸○里○曾○過○嵩○否
 近○况○何○如○健○翁○書○院○記○想○已○勒○石○求○一○賜○為○感○張○父○母○榮○舉○卓
 異○都○人○共○服○至○公○恐○內○召○在○郎○難○久○留○也○新○春○福○履○日○增○附○候
 秦○對○巖○日○讀○此○書○想○見○兩○先○生○力○持○正○學○在○朝○在○野○具○有○同
 心○故○不○禁○其○言○之○真○切○如○此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恭○惟○老○年○臺○道○接○關○閩○望○高○嵩○洛○窩○營○安○樂○卽○丘○壑○之○夔○龍○壘
 築○庚○桑○勝○巖○廊○之○燕○許○彈○琴○嘯○咏○豁○光○風○霽○月○之○清○襟○鍵○戶○校
○想○見○正○人○
 讐○著○崇○正○闢○邪○之○偉○論○斯○真○有○功○名○教○抑○亦○無○愧○儒○林○者○也○弟
 宦○海○陳○人○浮○湛○中○外○回○思○三○十○年○來○金○蘭○舊○雨○落○落○晨○星○遙○企
 景○風○感○深○梁○月○頃○張○子○在○鎬○返○吳○門○得○奉○手○教○如○接○芝○眉○老○年
 臺○逍○遙○二○室○之○間○以○羽○翼○先○賢○為○已○任○披○讀○大○刻○恍○若○撥○雲○觀
○頂○門○二○劍○
 青○於○理○窟○中○真○具○斬○釘○截○鐵○手○段○古○人○出○處○一○致○出○則○致○澤○君
○有○想○
 民○處○則○昌○明○絕○學○總○於○人○心○世○道○攸○關○不○以○窮○達○異○視○昔○明○道

伊川兩先生承濂溪之學，倡教天中。一時及門如游揚、謝尹輩，篤信力行，其道雖不得大行於朝廷，實傳於伊洛。至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講學東林。江左儒者翕然宗之，遂啓延平、考亭之緒。源流極清是則梁溪一脉實遠紹嵩陽。今得老年臺為之倡導，彼此後先爭相輝映。敝門人張牖如兄奉教珂里，循良之蹟流傳江表。自是老年臺提撕諄誨之力，居多在弟。劣質鈍根，望洋徒切。過蒙獎借，益增汗顏。蓋因先王父中丞公當一擁旄江左，曾與鄒南臯先生講學白鹿書院，推重東林。今春得從祀於顧高諸先生之列，摳衣晉謁，仰止思深。至于一切修墜舉廢，愧簿書山積，尙

又 迦出 李 淵 源 來

未遑也。承諭水蘖之操，殊愜素心。自蒞任以來，勺水無錢，不敢入口。蠶鹽風味，僅能如是。至謂於地方有所興除，有所利益，此係敝門人揄揚失實，致以阿私之言，誤瀆左右之聽。當爲賢洗耳爾。荒穢謝復，并候崇禱臨穎，曷勝依切。

肅潤素聞逸庵先生道甚高，學甚正，爲後學瞻仰久矣。今讀撫公書，嘆其偉論爲崇正闢邪于理學爲斬釘截鐵。先生之神情氣象，躍躍露行墨間，能不令人肅然生欽。耶入後，自述家學自道清况，直與耿公神相脗合。兩公可謂異地同心也。已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與胥永公書

王自新



亦○今○年○春○夏○之○交○一○涉○江○省○家○便○過○白○門○謁○學○使○者○計○在○江○寧
 凡○十○許○日○偶○得○晤○孟○新○情○只○諸○子○詢○吾○年○兄○在○治○近○履○知○比○來
 清○風○峻○續○為○兩○浙○冠○亦○且○招○携○懷○遠○使○隼○化○為○鳩○夫○以○胥○子○之
 雕○翬○吐○鳳○一○言○出○而○天○下○人○矜○之○式○之○如○陸○賈○新○語○中○郎○論○衡
 斯○已○耳○乃○若○馳○怒○蹏○之○馬○探○虎○兕○之○窟○如○汾○陽○單○騎○征○南○免○胄
 抑○何○其○奇○璫○不○可○測○識○如○此○哉○由○是○而○台○垣○由○是○而○將○相○年○兄
 之○游○亦○錯○盤○別○有○展○拓○吾○輩○又○安○得○以○今○日○之○難○測○者○測○胥○子
 耶○為○歎○才○分○之○殊○他○人○窮○年○矻○矻○學○經○生○小○技○不○能○掇○一○第○年

○語○更○空○濶○無○際○

○作○壯○語○形○容○千○尋○氣○焰○

兄出文章緒餘猶足以心雄萬夫母惑乎王生之縮繭荒蕪望
胥子如天人帝釋也

錢礎日日畧其舊長詳其新績善爲文人生色增價然亦見
先生胸中自饒武庫與說劍少年習氣不同。先生又集居
一編尺書爲最大約婉而多風簡而能雅其秀在骨其韻在
神試看此書有一字拾人牙慧否賢嗣大席將刻其全集問
世余先竊一鬻以供人膾炙焉

與張友鴻書

王士禛

回首燕市秋風淋漓擊筑路河曉月悵望停帆纔如彈指間事
而兩年契濶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方相羊林壑及兄過
歸江左弟復奔走驛亭相須股而相遇疎詎我輩一握臂覲面
亦爲造物者所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
閱除日始知年兄得滇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躋之故蹟
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
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厲爲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
故人所宵旦反側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

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鷄金馬盡入奚囊洱海曉山
當為起舞
 咸歸載筆異日鋒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于遠游功名表乎
 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吾黨之快舉也弟卒卒簿書意興都盡
 獨詩文夙債未能捐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昨過京口游
 三山又得詩四十許篇天能困我輩以束帶折腰必不能困以
 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近詩以當
 晤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墮淚南望九峯三泖
 才若咫尺獻歲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錢礎日日風情飄逸宕往流連趙至與稽蕃書同一音調

與王貽上書

孫枝蔚

承小山水間諸作初讀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欲作天際真
 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
 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永屬二謝郴州山水當永屬子
 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
 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然永嘉諸地昔
 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
 為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地即平山亦久為歐蘇
 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為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

具眼看州

生瑜又生亮亦天地間僅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句遂占
盡風月鷹揚虎跡前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
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
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閒瀕
闈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數人聽鼓吹入山
之曲或不為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
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已
之前狂言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為佳話至於種種不多及也
錢礎日日高人行徑惟高人行寫出末數語真是千秋佳話

與梁溪錢十峯書

熊賜履

前賢不作壇坫乏人小子後生舉莫知斯道為何物脫一有之
非涉旁蹊則襲陳套幾希一綫或幾於熄矣又何怪法堂前草
深一尺也緬惟先王之世大道為公比屋絃誦是何等氣象如
今尙未見有孔文仲韓侂胄其人者而吾黨先自放倒絕口不
談則試問誰實禁之而畏縮如此嗚乎吾悲斯人之志荒也今
先生潛修篤行學有原本而又生長昔賢倡道之地後先紹述
比於魯鄒昨者澄江一唱多士景從道南正脉庶幾弗墜此其
功固不在梁溪諸君子下矣敬服敬服惟望益加擔荷力振宗

謙慨而談真足起一頌立懦

提○出○道○南○暨○世○

引詩韵絕

風斯道大行拭目可俟若履自甘暴棄五十無聞一點靈根久矣不在腔裏適承先生瑤函獎借比擬非倫讀之彌增赧仄又鄙作重辱評騭壽之梨棗蠅蚋附遠趾自是得傳然不免魚目混珠之誚如何尚書體要言簡理約孔壁功臣也史論手眼大似劉彭城而暢達過之至詩文揮灑游戲俱足膾炙人口此又先生之剝技爾統俟春和賤軀平復尚當焚香靜讀撰成弁語寄呈郢削外有小著數種亦容稍遲繕寫請教權此奉復不宣錢礎日日先生閑道之心隨感卽發如此文其教人學道教人講學意何深也至于獎許處正是勉勵處讀之愧汗交下

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賀知章一見太白稱爲謫仙卽太白亦自許也先生放筆千不假樞紐自然成家其揮斥人羣縱橫萬里卽國殤夜哭之場赤尤祭旗之下無不以豪蕩出之歌舞赴之夷險度外百折不回夫豈文人才士可與較萬一耶謫仙何足以盡但目前無可擬似而就詩言之亦謫仙流也舟中讀客山大集上卷畢皆伏枕三復以膝爲案又管城秃不可任潦草唐突乘便奉還蒙昧之誚尚惟原宥其下卷俟之武昌便舟再奉舟中稍可避俗一拾舟而岸所見諸公紛然戎色輒敗人意無復可着此一卷米

雪文矣。懷想之深，何能筆盡。

錢礎曰：日子霞詩不事規倣，匠心獨妙。觀其與酌筆暢時，真有搖嶽凌洲氣概。此書起處十餘言，直畫出一子霞圖。

再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弟不審何孽而有此一行。如犬夫家，殊可笑也。他無強人意者，惟奉教先生為十餘年來開襟快事。別後三往返于荆漢之間，覆舟于萇湖，震隣于荆門。於陵仲子何以堪此。兩奉手教，皆在途次。莫知所復。日望車騎到省，將為臬署快對。詎搖搖難待。弟復飢驅而東，恨恨無過于此。卒讀大集詩文，諸體性情之真篤，○方○有○此○言○懷抱之高深，了不容思。一日千里，昔太白逸才曠世，賀監一見而稱謫仙子，瞻萬斛源泉後之評者，以坡仙名集。弟今亦欲以客山集為客仙集。坡仙者貫仙于坡，客山者貫仙于客，皆以晚

年之號行之自不相襲夫誰曰不可書譜必傳之書可補墨池
 篇所未備其手法章謂手兼腕與臂而五指不與焉字法章謂
 歲崇諸俗書右軍不能辭咎千古名言非先生不能為此論不
 敢為此評也弟于古今詩文皮相耳實無所窺見承教間謬為
 裁減一二語昔韋蘇州郡齋燕集為一代絕唱升菴恨後四句
 允極不稱及見宋板原無後四語輒為千古稱快可知裁減亦
 古人不廢也楮短意長統俟面時再暢

錢礎日曰前書但擬太白此兼以子瞻擬之謫仙坡仙客仙
 千秋鼎足矣論書法并抹倒前人能不令王羲之北面

與張菊人年兄書

吳彥芳

嘗到西湖不能成詩前數日河思菴諸年友泛舟自揣為適久
 此番不可不辦也豈知歸寓究無詩竊怪世人名勝常談冶遊
 藻語極口唐突不但恩西湖誑西湖實甚也又有假風雲月露
 花卉禽魚忼慨悲今低徊感昔非不響竝金石續同錦繡夫玉
 泉山下白露洲邊太液迴波羅浮藪澤移彼易此裁末綴端何
 弗得也西湖千載無知己良深浩嘆昨于枕上起奮臂與病魔
 搏成七言近體一首頸聯私字杜少陵集中已見若淡字弟嘗
 言秦淮淒風苦雨亦濃西湖穠李天桃亦淡淡已于西湖之旨

借○客○形○主○極○有○情○致

○雙○眼○看○破

思過半矣。股聯忘言。歎美西子。專尤在俗。參禪辨才。投老未結。

湖邊之死骨亦仙。又為湖靈開此生面。西湖豈復有遺憾哉。客

亦有語弟詩固妙。未審于唐人離合何如矣。須臾就寢。夢一人

美鬚髯眉目秀起。手龍池黃鶴樓鸚鵡洲三詩。前揖弟而進曰。

此真唐人作也。震然遽醒。不解其義。年兄試一深思之。滿志躊

蹶和以教我。即不必用弟前韻可耶。今夫詩有山水清音而無

騷人墨客氣。有理學名言而無頭巾腐氣。有禪僧妙諦而無鹽

齏酸氣。三有者詩之決不可不有也。三無者詩之決不可不有也。

雖然弟之為此言。天下山水之妙。西湖第一。世人泛泛以凡山

水值之。故其詩亦祇是常談。卑論彼之心胸眉眼。豈必以秦岱

黃河螻螻三千世界矣。嗟乎秦岱黃河可山水目之耶。

錢礎日日咏西湖者多矣。樂天云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

心一顆珠。東坡云水光激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和靖

云春水淨于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寫景着色俱稱擅長

先生獨于淡處傳神。與西湖之旨恰合。至以天下山水推為

第一。豈非西湖知己。

與毛會侯書

陸榮登

登再拜伏承命賜霞綺閣集讀再四雲蒸波湧舉目爛然而私心尤折用筆緊嚴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天資固優學問亦富要之生平得力處別有會心有未易一二爲人道者願爲僕道之僕非真能爲古文者也中朝士大夫名成於國貴成於家債花石礪多構假山水用自娛樂或掠子女選聲按律衣冠愧嫗度其人未必真能與泉石伍未必能探聲律之微技也而進于道者也亦曰所嗜存焉爾雖然見若病者矣嗜醫嗜藥蓋嘗旦晚於此遇大醫王不自道所以索其脉久之不得雖有

針砭藥石夫孰從而施之以僕所嗜則若彼搜行篋中詩古文辭並無有攜而至止語之無可語又如此竊不自揣就近所觸題呈文如干首并以臆告文章者性靈之所為也性靈同文章日趨而異不得為其原病也僕舞勺時輒擬古文不敢質師友偶有見者則曰孺子好古耶夫同于古非古也推極源本動有所祖究之自成一家言不然墳典丘索之先又將何以為祖也於是愧汗併注日夜取所為同者汰之其弊也詳於句字畧于篇徃徃意不勝調氣不勝格有胸臆格格不能吐吐亦估屈聲牙不可卒讀居無何僕亦不自解為何物蓋中無所主漫漶而

成同也非同於古也同猶不失為古文也吞剝而已其異也非古之所謂異也異如齊諧怪可誌也制牛以羈勒盪舟於山林而不知其去古則愈以遠矣既而有為中立之說者半準於古人之成法以我意錯綜之夫子莫氏之執中於聖賢乎無取况文有起訖有伏應主客何所岐而二焉若者準以法若者錯綜以我意耶年來長安車馬頽放不支有長老過慕宋文景故事不少却梵唄鋪揚於我心杳窅如故但有見開口涎涎欲出昌黎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子瞻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任我性而出之不大戾於古千百年後安知不以我輩

兩証是為文妙訣

文淵
堂定本
為○古○人○並○其○文○於○史○漢○大○家○列○耶○直○道○未○泯○可○否○惟○教○臨○文○不
少○避○諱○統○丐○慈○道

毛會侯曰闢徑幽異如入林屋洞天使人悽神寒骨
錢礎日日於為文同異處深心體驗而出其論確不可易文
之堅與亦自成一陸子書古文家殊少此種文字

與吳岱觀書

錢陸燾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之

澗堂遣蒼頭導燦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映林端君家兄弟篝

敘事錯落多奇

燈吟哦輟筆墨戛然而迎相與披衣一笑沽酒人出踉蹌入呼

澗橋上虎推窗眎之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蹲踞不

動毛髮森矗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

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步踏虎跡

上韜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

再至靈隱再訪澗堂堂已傾欹但餘壁落一僧雛拄門而應微

文淵

堂定本

曩○時○君○家○皮○閣○筆○硯○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
 葛○旅○葵○蒼○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歎○而○出○坐○澗○橋○上
 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
 宦○泰○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
 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卽○有○鐫○字○皆○它○人○姓○字○年
 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髮○婆○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
 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場○子○弟○又○在○它
 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謁○耆○婆○天○經○過○恒○河○水
 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皺○也○何○時○與○兄○重○話

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坐菰蘆中談滄桑往劫耳

周龍客日通篇敘事處竟似說家常話却有古氣行乎其間是書中另一格調

錢礎日曰只將兩番過湖上事敘述一番而人生聚散之感見於此矣文筆淋漓錯落雜之昌黎短篇幾莫能辨

答徐甥問詩書

錢陸燦

吾甥揭來千里問詩于老舅媛妹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
 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為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
 老杜非謂詩之能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于初盛諸家
 用一字如關門之鍵立一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精
 整所謂晚節漸于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
 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
 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
 非專以律詩為律也予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

深于杜詩之言

看律字細

律矣。竝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字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又題卷云。主藍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樞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錢礎日曰。學詩當學杜。人盡知之。杜之所以當學。人不知之也。先生提出詩律二字。真深入闢奧之言。至說杜之詩律細。正自說其詩律細。引山谷教甥學杜法。即自見其教甥學杜法。尤為現成得妙。

答陳藹公書

賴古堂選本

汪琬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為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誼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謂之為迂。詆之為誕。為偽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

頓、一、折、抑、揚、有、致

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
○于○古○正○論○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
 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于為文之有
○一○語○道○破○寄託也此則出于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
 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閨風至縣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
 則託諸遊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
 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為文非明道不
 可而顧以寄託云去者當之又謂維道為有力則僕不能無疑
 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

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
○文○之○中○如○皓○月○當○空○幽○微○單○照○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
 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
 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
 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
 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于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
 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于其才懾于其氣而
○又○一○語○道○破○然也非為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
 抑以其不合于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

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于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母乃近于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之疑僕也。尙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錢楚日曰。看得道真。故說得道重。通篇反覆論文言意言才言氣言力。總不輕許一道字。此真干城斯道之文。

與魏善伯書

朱彝尊

東房先生足下。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廣陵不謂派江徑。迤然古人相知。有交深會面之前者。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博爲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于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燧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

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日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畧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併為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行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詆訛其母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魂

吞恩歸于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于此取古人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不可也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皆北方之學

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
 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缺舌蠻音既
 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誦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
 排擊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

錢礎日日先敘韻之源流次言韻之分合詳明辨快無微不至

晰錫也于韻學殆深之矣此書原與正韻竊取相為發明非

故為之排擊也

上徐學士書

吳兆騫

六月二日驛騎至會寧伏承書問又以僕衣食之憂輟俸相餉
 為德甚厚至欲索僕生平撰著付之剞劂無使泯沒嗟乎此豈
 僕素望所及哉僕少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騖聲譽維時足下
 兄弟為先登僕竊附其後選集錢行類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
 不祥姓名為人吐棄何敢復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
 十有八年曩時親友罕以書見及惟足下兄弟及葑溪少宰倦
 念舊故撫慰周恤于義為已過矣又何可以窮愁之辭重累左
 右故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逡巡未敢應也今足下終不

敘述寒暄何等詳切

鄙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妄自疑度適為固
 陋矣朕足下無乃賭僕往日而不知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
 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僕謂不朕古人之文自工非
 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
 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
 錯朔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阨之尤者朕以僕視
 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疎濶
 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邈焉如隔夜泉未知古人處此當復云何
 此知文莫工於古人而窮莫甚于僕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

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淡無輿圖記載
 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憂惋鬱無可告語退
 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遷謫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潦
 倒潰亂不知所云矣詩曰已焉哉天寶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
 當已而不能自已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
 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今則不然昔盧次梗與王李七子同時其
 才固相軒翥不幸下獄其所撰蟻蠓集微元美諸公幾不著因
 嘆古今文人觸扞網羅不遇知已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
 內理平文治日盛足下兄弟得位行道天下文章翕然歸於三

徐言論所及。蕤林以爲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作。使天下劫
灰寒。蠅猶有燭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
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錄詩賦若干篇。皆已亥
出塞後作。昨歲挿哈喇之亂。倉卒遺亡。百餘篇。睽離日久。無所
取。正恐日就奔陋。不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
宋旣庭曰。漢槎詩賦。卓絕當世。惜爲謠詠所中。委棄沙漠。健
菴留情。故交慰郵。倍至。寄書塞外。爲刻秋笈。集行世情。殷誼
篤。當於古人中求之。爾
錢礎曰。曰深情厚誼。於患難中得之。宜其言之剴摯。乃爾

寄傅青主書

紀映鍾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爲文磊落峭峻。如其人。
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髦。投予二詩。盤空硬句。
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
壽髦真先生子也。壽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
程其課。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
是。孰爲非。遺畧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
以是壽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要亦先生
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墜戶枯坐。得壽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

興酣耳熱出步河濱棲鳥啞啞不下層冰為之不寒豈非數十

年曠事與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榜立門戶而

狄梁公子光嗣為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想雪夜聞道偏師

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鼎足天

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丁其歸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周雪客曰無時手滑膩之氣稜稜層層最有品骨

錢礎日日青主奇士又高士也其子壽髦乃懷才抱學如是

求之高士傳如杜五郎之子但買鹽酪南安翁不訓子讀書

至于鬻果失稅者亦何足道耶讀伯紫書為之嘆羨不置

答王丹麓論字學書

吳任臣

任臣頓首致書於丹麓足下兩辱過存未遑報謁復損餉佳刻

種種龍經探宛虹之淵藪禽言得風人之逸趣直可俯眡吳賦

遠邁梅詩披覽再周能不傾倒足下書來中以字學相詢僕留

心此道已二十年偶因字彙缺畧僭補一書而世人頗有以隱

僻滋議不知僕所增益實切於經史風雅非漫爾為之者間舉

一二如通鑑中劉塢音淨石塢之塢字管子之壑音巢字杜詩之瀨

徒碎音切字陸羽茶經之欽音使字山海經之峯音窰字淮南子之曠音擴

字戰國策之屨音脚字馬融圍碁賦之雒音岳字亢倉子之廡音古

字禮記注疏之穿昌緣切字都本正書率梅氏所遺足下以為

僻耶否耶至若敦字舊有十一音今補至十八音直字舊止七

音今補至十五音罔羅羣籍殊費經營時人多讀而忽之惟柴

子虎臣曾反復較論斯人云亾世又誰有知我者愚又謂字學

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尤必以等韻為宗蓋等韻三十六位角

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半徵半宮各一原出于自

然之天籟雖童子亦可與能猶夫調四聲者夫人而能習之江

左知有四聲而不知有七音此韻學之所以不明也但中間疑

喻二母之易溷孃母押字之多滑又或有江陽不分東冬同讀

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僕性無他嗜自少至老頗以墳典自娛

家徒四壁立積書約三萬卷飢以之當食寒以之當衣所苦兀

居一室不能盡窺天下秘書而虞山絳雲樓已燬金陵焦氏書

多散失人間未經借讀以此為虛負一生可勝悵悵緣足下知

已與僕有同好不禁覩縷言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任臣再拜

錢礎日曰讀書須識字識字須審音字學韻學實相表裏志

伊字學一本經史風雅非若楊子雲之好作奇字可知其韻

學以等韻為宗而于七音辨之最晰不似沈休文拘于四聲

便稱韻譜也讀此書知其學深而正矣

書 卷十七 答王丹麓二 十峯草

與王丹麓敘遊書

毛先舒

曉○簷○聞○鳥○語○咕○聒○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窗○外○促○盃○櫺○晨○粥○
 了○即○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觀○覽○山○川○撫○弄○
 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凌○波○或○酒○幔○招○客○或○拾○
 級○登○峯○足○躡○太○虛○或○披○榛○捫○碑○身○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
 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个○耳○
 盡○一○杯○出○遊○興○未○已○環○遶○周○遮○或○徑○近○反○取○遠○道○為○快○總○是○步○
 步○皆○佳○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
 坐○定○取○僕○所○攜○書○展○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日○斜○水○烟○

○遊○入○領○會○不○出○

○天○風○興○致○

○非○善○

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不必費財不必定
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爲之
比抵家新蟾在東薄酒已熟舉盃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頰
唐徑醉睡鄉之中不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爲煩兀然而醒
鷄唱未罷披衣在牀則高興已泐然矣日高烟斂更看今日晴
乎否也足下聞此當復稱快耶

錢礎日日到處可遊亦到處足樂宗少文圖名山于室何其
拘向子平待嫁娶畢然後出遊五岳又何其迂也惟穉黃可
謂善遊亦惟丹麓可與言遊

與姑孰同人書

陳煒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
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
之謬此事不可不辨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
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
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
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
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
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

殊不知太白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

錢礎日曰采石捉月出自好奇者之口後人遂指爲實事點綴新詞傳訛已久默公先生特以正告同人其爲太白辨誣至矣行文古峭歷落亦似唐人手筆

謝潘昭度師爲母立傳書

曾異撰

異撰于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歛衽頓顙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泫泫下至謂母氏得微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蓋自前者直指公報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難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

以下論嚴而正

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為列女傳范曄踵之後
 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
 者即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
 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為形管之羞矧其混恩
 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
 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長於叙事傳狀誌銘獨退之
 永叔為多宋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
 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諸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
 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
 耶此異撰所為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為重也

錢礎日曰文非其人不傳况節孝大事可不得其人而傳之
 耶通篇上下千載慷慨論列至於數折而下一語竟住章法
 之奇從左國諸家得來

再答周盛際論歸太僕文書

王 巖

向奉寄手書近接來教因論歸太僕而泛及尚書國語國策與
 史記之法至推論文之縱橫放恣者而歸之漆園上下數千年
 文章規矩與其出入變化別白分明今天下讀古為文者畢世
 不能言者多矣深用嘆服僕于來教所論經史諸文不復能加
 一辭矣獨于論太僕不能無說來教古文之法始于左國左國
 之法得于六經此亦人知之然六經未嘗有一定之法則非有
 法可沿襲也禹貢之敘物季札之觀樂其分段也亦是其一類
 自宜為一段蓋文勢之自然不則亂矣未必立為成法也退之

括法字作辨端

言易奇而法夫易卦爻辭數句數字耳不見開闔之法也今從
文王周公孔子卦爻辭象象傳而合之數聖人互相發明則一
卦一爻之言覺有前後開闔分而讀之文王不知有周公之言
周公不知有孔子之言其各自立言數句數字不見法也蓋其
法不在辭而在立言之意故退之所謂奇者易見也所謂法者
難知也春秋一事盡于數字法在據事直書寓筆削之義是其
意卽法也戴記所載繁博則見法者多而不見法者亦多其篇
篇自爲一意自暢其說卽法也竊謂古人之文未論法先論意
故昔人有云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豈

王論亦確論

檀弓無法左傳無意乎其所以爲勝者在意可知其故矣今論
太僕請姑不論法而論意可乎太僕之文無一篇無獨得之識
自立之言退之所謂自樹立不因循者也其命意也高其措詞
也古經解諸文辨易圖大衍之旨究禹疇洪範之法論尙書古
今之文考武成之次遵孝經之石本而欲竝存衆說其天子諸
侯無冠禮公子有宗道諸文皆明正典禮述聖人之精微駁史
傳漢儒之謬誤有功經學匪淺其文則檀弓意勝之文也諸序
論考核學術吏治軫念民隱不徒辭章也有韓歐所不及者墓
誌表傳碑碣行狀簡嚴精潔識者謂直繼昌黎其川意經濟則

水利馬政用人禦倭等作確可施行至文之風神韻度嘗自謂
○太○僕○知○心○之○言○
 得史遷之神于千載之下而譏陳文燭之文徒知學史記而不
 知所以為史記如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其李副都憲卿
 行狀雖太史公復生無以過之當時名喧氣燥如王元美者始
 而爭雄角勝相詆訾如水火久而自悔其剽賊塗抹之非崩角
 稽首畫太僕像日拜祀之作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
 趨久而始傷蓋元美之文自是而稍進矣夫太僕之文篇篇命
 意立言自為機軸而通篇一意首尾盡所欲言孔子所謂繫辭
 焉以盡其言也意盡而法在其中矣特其法不易測故不見段

落之跡也國無法必亂家無法必譁亂與譁則獻吉與元美未
 悔之前有之而太僕無是也來教云僕所謂縱橫放恣不可方
 物波濤洶湧不見蹤跡者惟漆園有之今亦請以選漆園例選
 太僕而已自嘉隆以來太僕集傳天下家龍門而戶昌黎矣今
 尊選傳而遺太僕有識者必駭以為怪羣起而訾議是非之爭
 恐無說以勝之也先生才雄學博而眼高手辣操繩尺以論千
 古或拘于方而未達于方之外僕所以請退僕而進太僕也子
 發今刻兩漢文刪即嗣以唐宋十大家故鹿門八家未為定例
 也

顧茂倫曰太僕之文無容贊嘆所不待論也至謂法藏于意而法不易知非讀破萬卷何能有此言

錢礎日曰繫辭云制而用之謂之法此所謂法也又云聖人立象以盡意此所謂意也先生意蓋而法在其中一語直探易理之奧不獨為論文起見也其論文亦語語精確無溢詞無剩義太僕復起應為俯首稱服

與竹關大師書

汪 楫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擲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鏤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聽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於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為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閱吉安志一過輒大

此謙 駭 人 未 發

引此段作証絕奇

嗚擲去日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
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
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為然否

杜于皇曰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為湯臨
川使作者盡出其下並舟次此札大為西江吐氣

錢礎日日歸詞曲于西江自具隻眼識議亦空一世不隨時
俗人俯仰

與駱太守請修復忠義祠書

陳玉璣

執事近于敝城忠義祠旁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振興理學厥功

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凜凜正談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

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遞圯遞葺皆一二賢太

守主之其名並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既衰天下

播遷德祐間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豈知州事命副統制

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照為通判胡公應炎為節度判

官以佐四人者誓以身殉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

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盂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照遣子應

龜乞援平江督軍文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虞橋死尹玉戰
 五牧鎮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决
 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
 俱○亾○吾屬得為義士矣城陷言縱火自焚死照安節應炎猶歛
 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謙之者
 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一人從遂
 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睢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
 修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逸其名又曰天地有大
 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款

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
 孝自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修葺費亦無幾况當書院
 創興之時工用尤易為力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
 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
 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為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資費難辦付
 之慨嘆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聞風樂善
 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
 豈小哉某再拜

錢礎日日因理學而及忠義便見學有本原其鋪叙忠義處

詳而晰婉而至善于開生若夫抑揚激勸語語動人讀者可
以聞風興起矣

與徐元歎書

徐 崧

不接容輝三年矣癸巳春凌子葦燈以所作續此至且具百幅
曰惟布之同人以舒我哀也覽之皆悼友詩首楚江而終漳浦
獨吾郡者尊名列焉夫身死何必諱秦始皇惡言死言死者輒
誅入海求仙費府庫傷百姓卒同鮑魚之臭故誤自祭文造生
曠日遊其中皆達人事也天下事或有可避而唯死必不可避
雖佛與仙亦皆涅槃尸解是以死不足憂憂在死而不傳耳死
而不傳是真死也豈惟死而後死即生而亦死也君子知生之
難疾死之泯則高名自立當生之日想死之時則道念自生大

○語○皆○明○微○痛○快○

約論人品於斯世在山不在市貴死不貴生蓋市則慕利者深
生則視類者衆王毓著之致簡江天一之厲聲皆以此也雖然

○一○轉○處○覺○二○步
豈盡責之死耶至于我輩上有老母偕隱田間杜口晦迹惟得

二三者舊握手道故以慰憂懷而天不佑仁老成日喪即如詩

中子度高情正義倡和雖通恨猶未面季平吾畏友也才名卓

犖為石齋後人方深締好而天靳其年如須去冬同聖野具酒

延余與則詣輩分題各賦極歡而罷不意永訣其他奉倩商書

皆我夙好相繼物化悲哉乎予心有聞山陽之笛而不愴然耶

若君則猶嬰鏢也而詩亦云何哉彼劉金兩先生者一則望隆

理學一則任重干城欲生不可故毓著天一諄諄乎勸之也今

君深隱天池庵名落木既在山矣苟麋鹿之與遊無猿鶴之相

誦此我輩所日望其壽而康也然詩哭之者何也傳聞之誤也

昔瑗公絕筆欲殉子才存古餘編遂稱菊水堆山錄子木之名

中峯悼明河之什彼其中藏之而驟聽之故遂不疑不覺其長

言也不然天下之死者甚衆何皆不及而獨及於君若君者可

無憂死而不傳矣吳固多詩人莫不推君為巨擘至今遠方慕

之而吳興尤甚葦燈其一也令天下皆如葦燈而君何憂余是

以轉而為君喜也夫翟義不死諸葛猶存以死為生與以生為

點次歷落愴狀傷心

應得妙

陡發大論

提出而先生何等鄭重

死者其人皆非焉能為有無者也故寄其所作而贈以詩詩曰
此日傳聞處懷思總莫憑藏身惟落木携手定閒僧律細驚吳
會名高出竟陵應知千載後寂寞有師承

徐果亭曰勘破生死關頭故言言通徹提醒世人多少夢囈
錢礎日日通篇歷數諸君皆天地間不可死之人亦皆天地
間死而不死之人臞菴此書直是楚些遺調又何止下山陴
之涕思黃墟之舊耶

與祝子堅書

唐彪

先生豪傑士也以先生豪傑待彪厚且深必有所謂彪有不服

于先生者敢不言乎若不言是不以豪傑待先生其負先生多

矣先生之才之學高且富何待彪鼓舌文章奇闢深奧在公毅

莊騷間庸人學踈讀之且不能句何況解說智者思之有餘味

焉此先生文所以勝也但古今人著作不患不多患不純耳以

曾子之賢其文章不逾二千字惟確而無疵故日月不磨乃知

文能去其不純者而其存者始傳也大稿中有大闕地理篇大

誦靈素篇斯二文似宜刪去不去則累先生之莫大也風水之

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
乃觀于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
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而觀而相而又觀乎周公何特舉
此以美之乎國風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
衛文徙居楚丘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
升且望望而且景哉詩人又何特舉此以美之哉易曰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乃知地理非後人附會也五經已言之夫南龍將
盡岐而為二一南畿一浙省皆大幹也若激水者小枝耳所以
科名富貴皆相懸使大小可混正從無分則激水之科名富貴

就近地說一番妙

宜竝金陵武林矣而何以遠不逮也又激水之龍雖小枝小結
而城市乃其盡也若棠材者不過分其餘耳所以科名富貴又
相懸使枝幹可混妍醜無分則棠材之科名富貴宜埒城中矣
而何以大不如也夫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因之以大不然
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彪瓦礫庸材百無所
能獨謂于地理頗有一得每人一鄉遙指暗索謂其中有地者
徐而卽之必古人名墓在也因信風水一端之不誣靈樞素問

又尋出大風水來

古人有謂非岐黃撰乃戰國書者彪不能辨但戰國人材有孟
子莊生孫吳廉藺屈樂之徒而扁鵲倉公正生其際安在其書

讀此可知戰國書亦自可傳

文潔
不足以傳也。彪每師之，獲驗非一。而前輩比之儒家六經，或非
妄語。彪固庸陋人也。今先生二文，不足以服彪。安知後世竟無
庸陋如彪者，亦執此見而不服焉。先生何以自解乎。彪欲先生
為萬世無弊之文，不欲先生為萬世口實之文。與其千百中而
有一二可議者，何若并其一二可議者而盡去之也。不期傳而
自傳矣。惟先生鑒焉。幸甚。

錢礎日日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却說得暢快。但有五經並
不談風水一語，故翼修即以五經折之。論靈素亦猶是也。大
約兩君各有見解，讀過知好好學錄者，然後可讀此書。

與嚴佩之書

陳世祉

世祉頓首。近得東林誌書，讀將既至，先生問答一篇，作而歎曰：
先生辨道之勤如此，蓋非靳以一家言名者。至先賢諸傳，自龜
山先生而下，都無可議。祖以為猶有闕文，則近日龔舍人伯興
先生不為端立一傳，而附見於馬文肅傳末，此則鄙見所未安
者。夫東林之教，主於明善歸於忠孝，其孝同則其書法從同，其
忠同則其書法從同，固不得而詳畧之也。夫舍人之死，是純忠
也是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古今忠臣志士，其處死亦不同矣。或
以臺閣重臣，或封疆大吏，或親賢而世疇爵邑，或草茅疏賤身

庸不世之知是數者舍人無一焉嘗聞諸故老舍人忼慨負奇

氣嘗酣醉無聊讀書至靖難諸賢如景清鐵鉉方孝孺死事酷

烈狀不覺鬚髯戟張怒目裂眦若欲奮身一出其間以洩其不

平而於全身行遜之流猶嗾然以自愛其死為可惜而時俗人

輒指而非笑之曰騷哉伯興嗚呼此伯興所以為伯興歟且夫

伯興一窮困諸生耳數十年空室蓬戶艱苦備嘗癸未末科纔

邀一第苟其胸中稍有取償富貴之念則必忍而不能死畏而

不敢死濡遲顧望而不即死而舍人曾不以是為芥蒂也吾意

如舍人者即不至改操易鄉或託於雪菴僧補鍋匠之類終身

遠引亦無得而議其後乃以新進小臣斷然義不反顧正笏垂

紳自沈於秦淮河以死嗟乎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先生以為

當端立傳耶不當端立傳耶夫致命遂志生人之大節而闡幽

潛以風來者則立言君子之任也彼殉義於甲申者固不易而

殉義於乙酉尤不易殉甲申之難於國君死社稷之日猶有其

人而殉乙酉之難於土崩板蕩之餘則舍人而外蓋未見其數

數也或曰舍人之死忠矣然特吾道中之一節烏足詳書嗚呼

東林自龜山講學以來未有視忠孝為道中之一節者果其為

一節而不足詳書則是馬文肅死於舍人之前華吏部死於舍

舍人模樣

折

街並一不藥

又將文肅史部相形一香蓋見舍人

○詳○書○參○
人○之○後○其○視○舍○人○均○之○為○一○節○而○不○必○其○書○之○詳○詞○之○複○也○又
○何○以○使○文○肅○吏○部○從○其○詳○而○舍○人○獨○從○其○畧○哉○今○聞○其○子○弟○不
○振○悠○悠○世○俗○無○與○表○章○先○生○素○長○者○修○誌○既○成○勿○復○吝○此○數○行
○為○東○林○闕○文○之○憾○幸○甚○不○宣

樂振之日近來為人作傳多因門第高華子孫貴盛便纍纍
稱譽不顧其誣若貧落之家無人可講雖有姱節卓行亦弗
克著深可嘆也介夫推論及此具見良史心腸
錢礎日日舍人殉難一節真是難得介夫此書義正心苦而
詞氣激發鬚眉欲動直為舍人開生讀之令人聞風興起

與法黃石方伯書

曹 溶

○老○公○祖○以○經○邦○鉅○手○左○提○雅○柄○右○獵○繪○林○極○天○下○韻○事○文○心○并
○包○富○有○所○謂○一○代○之○制○作○非○尋○常○能○望○見○也○棠○陰○再○歷○巖○岫○增
○輝○而○寓○館○淡○栖○猶○有○寂○寥○之○感○意○從○游○羣○彥○未○有○映○發○勝○懷○者
○歟○弟○得○画○苑○一○人○曰○顧○苻○文○用○筆○自○荆○關○來○秀○上○絕○塵○以○刺○畫
○妙○飛○動○不○屑○屑○眼○中○餘○子○似○可○陪○賓○座○之○末○席○廣○清○闕○之○縑○細
○者○敬○以○上○及○至○義○在○州○民○願○見○元○老○冀○得○齒○牙○一○字○作○其○名○聞
○則○苻○文○能○自○言○之○矣○鷓○首○臨○敝○城○奉○教○有○日○茲○不○多○云

錢礎日日朗心映月高致凌雲語語沁人神骨想見先生一

片吹噓至意

擬漢太子遣使徵四皓書

徐開任

得婉而入善

曩者嬴秦煽虐諸侯竝起有志之士樂道巖阿以待天下之定
 也漢起布衣知人善任卒賴羣力平定海內民生樂業庶事川
 熙豈非君子有為之時哉然猶輕世肆志不求聞達若接輿鮑
 焦之屬者則以國家優異之典或有未至也側聞商山中有碩
 望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者皆龐眉皓首懷才
 負德天下咸高其名如威鳳祥麟不可得見天子召之不至矧
 余小子安可致乎然聞古人之學義不獨善先王之道出以濟
 時苟皆抗節深山肥遯自得尙志誠高矣致君則未也維子小

子為漢家嗣少未知學長無令聞官禁之事多有隱憂雖在廷
腹○心○大○臣○尙○不○能○為○調○護○又○誰○賴○哉○先○生○遭○亂○世○能○全○身○遠○害
○一○語○道○著○
凡○事○之○危○疑○者○皆○可○出○奇○計○以○安○之○况○主○上○從○善○如○流○自○能○定
于○反○掌○倘○不○以○玄○纁○為○辱○許○使○得○見○當○具○蒲○輪○几○杖○擇○日○而○迎
先生先生幸教之

錢礎日曰四皓出處實繫漢室安危非太子仁孝惡能致之
此書溫文藹惻具見恭敬愛士氣象當年若蚤得此書往招
漢紀中添一則佳話矣乃太子之書未知如何史氏但記一
言曰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若有待千百年後出而擬之者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漢興從龍之佐紛紜雜沓咸懷忠竭志獻力於王所以助厥辟
先生暴足一窮山傲然不欲聞天子之聖况啖之粟哉堯舜在
位箕穎之叟尙恐天下自累秉斯義也為嗣德者雖有啓聖不
能望其改轍若庸佚謬樹其堅臥可知矣顧小子侍帝晨夕惕

此段言已無失德

惕翼翼深懼一日有背於君親孝友之大誤蹈非禮何也御極
以人勸人以身平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叩搖
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炯炯密在左右先生豈不能鑒之
乎夫天子未嘗寢食遺先生也以爲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

此下見帝欲致四人而不強致之者亦以與為後人用之意

愚有所不必携人之蒸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志功名耳如其無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順不得已為疾呼力籲者一出故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孫莘隴固窮幡然三聘樹人固為百世也豈必奮袂攘臂而矜自已得哉方暴秦之末其不足辱先生明甚及漢掛彌天之網而冥鴻矯翼以意南北一時羣臣景之如崧岳士民傾心不啻父母先生之節白矣先生之高著矣神明直在今耳若先生抗若抑身于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為未盡也昔夷齊醜周呂尚輒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肩就養即一人之身前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即不然足一及庭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勝大願但目睹之躬揖之渥矣夫語極微妙論遁世之貴得其通廣者為至鵠鵠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叟之云愚有取焉且天子非甚嫚賢也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于汝兄弟况不為蕭曹者哉維此鴻業若涉春水譬之瘡痂須杖而行小子不及今侍先生若濟大川廢舟楫在先生亦宜揆酌曩今不膠一成以傷厥道伎之與固交譏也又諸臣中張子房戮力漢家夙

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即不然足一及庭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勝大願但目睹之躬揖之渥矣夫語極微妙論遁世之貴得其通廣者為至鵠鵠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叟之云愚有取焉且天子非甚嫚賢也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于汝兄弟况不為蕭曹者哉維此鴻業若涉春水譬之瘡痂須杖而行小子不及今侍先生若濟大川廢舟楫在先生亦宜揆酌曩今不膠一成以傷厥道伎之與固交譏也又諸臣中張子房戮力漢家夙

邀○北○上○教○誨○接○以○賓○禮○寵○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乎○不
然○如○小○子○者○亦○有○道○所○憫○念○也○外○具○金○幣○若○干○車○幾○兩○衣○幾○襲
誠○知○物○外○之○胸○土○直○不○顧○然○是○道○也○古○人○尚○之○小○子○罔○敢○間○焉
已○命○使○者○拜○伏○道○左○謹○獻○卽○不○得○先○生○授○轡○不○得○擅○返○先○生○其
尚○來○思○臣○子○事○君○以○人○事○親○亦○以○人○他○日○天○子○喜○釋○疇○宗○撫○膺
長○慰○曰○予○有○後○弗○棄○基○是○爲○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盈○頓○首
錢○礎○日○曰○四○皓○不○屑○應○高○帝○召○而○欲○爲○太○子○死○是○誠○何○心○或
以○爲○張○子○房○詭○計○非○真○四○皓○也○讀○此○書○謙○恭○遜○順○詞○令○溫○文
整○然○是○太○子○語○氣○四○皓○縱○非○真○得○太○子○一○書○則○真○矣○其○文○蒼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劉城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斃○斃○羣○卒○中○曩
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饑○欲○死○所○從○貰○貸○多
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貲○爲○僦
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
朔○顧○不○願○往○貸○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
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倘○得
比○借○外○廐○之○餘○粟○假○圉○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
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結○主○上○之○知○者○此○此

欲抑先揚此法特妙

說出借車

知家無餘車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果能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禔福中外，薄海蒙休，要荒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芝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丞相雖日口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廐馬食粟苦肥，亡損祗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子，子狷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其車，非以為高直，今貧耳。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錢礎日日通，篇持論頗多諷刺，復有放達之風，確是曼倩本色。讀者勿作擬觀可也。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張自烈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碑。既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為神。為神能殺媪已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可靈之有廟。既成大祭。過客李儀醉。媪褻侯實甚。未可與殺人同科。侯立寘之死。夫侯所稱能澤民者。顧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

與退之嘗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也。然則侯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已耳。况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瘡哉。冀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為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謫死，伯有之倚耳。果爾，則雖不為怪，謂之靈則非也。僕懼後世幸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為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子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池哉。錢礎日日通篇駁退之一靈字，辨晰明快，令柳侯無以自解。

與甘健齋論會文定公書

魏禮

禮向不喜會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覆取讀之，意思法變，稱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亦悲漫濶迂，不足動聽聞。其可施于事實者，亦少。特所為序記，則卓爾為不可及。蓋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庵之獨者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又不肯為汪洋倜儻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為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扳躋于聖人之徒，其為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為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

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存其綱維取其邪郭以不墜聖人之
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叛道害義莫

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也蓋子固好雄文得力于其書遂至

以雄仕莽為合箕子之明夷美新之文非可已而不已嗚呼抑

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木而歌使曾參問子騫見之以為有

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閔尚得為孝子乎哉曾閔而取壤則曾

閔必無當于孝曾閔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為可取嗚呼

子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為此言以為

真微得定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

道餘亦是其行義最高而呂公著常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著蓋非妨賢而毀鞏者明矣吾由美揚

雄推之則子固為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著

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

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

六經丘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

金以全宋吾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

亦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

此處不深辨妙

以下逐

事駁出○不○責○一○字○假○借○

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
 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
 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林確齋曰議論真得六經正旨而文最天矯道健
 錢楚日日論嚴而正不為苛刻之言假令子固而在聞之亦
 當心折矣未復因子固而牽連他事鑿鑿言之非具讀書論
 事之識惡能有此

與張月僊書

朱 謹

水以掘土而深火以鑽木而得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登高山
 者務陟其巔泛渤澥者務窮其源涔蹄之水一勺耳酌之易竭
 瓶壘之儲一羽耳數之易罄夸父不與跛者同趨責育不與羸
 弱共鬪吾子好道而鄙人是謀無乃類是雖然子其輻也子其
 輔也詩曰毋棄爾輔員于爾輻吾子勉之又曰洞酌彼行潦挹
 彼注茲可以饋餽謹也勉之

錢礎日日寥寥數言而有汪洋千頃之勢其神全其力厚也
 詞旨清雋直白成一子書

張麗澤曰凡用數十喻連山斷嶺不可端倪其法俱從孟子化出不讓昌黎獨步也

徵頌大總戎左都督劉公詩文啓

曹 禾

皇皇雅頌之音

蓋聞方叔壯猷采芑載賡夫顯允召公式碎江漢致咏於旬宣
常武美南仲之功敷陳敬戒清風誦樊侯之績備著柔嘉自昔
歌頌之文恒傳律呂於今旂常之色復麗星辰恭惟文伯劉公
東山毓秀南嶽呈祥紹彭城之故基簪纓踵美接邠金之世派
彝鼎重光燃杖閣間中壘書成於天祿運籌帷內子初畧起於
衡陽允推名閣之傳矧屬將門之種擁旄同田氏田布本是多
才列戟並李門李晟真為有子燕領奇相早占萬里侯之封猿
臂神標仍立八面鋒之號敦詩書而承舊業儒術有似祭歌壺

讀春秋而闡微文左癖還如杜武庫展也象賢惟肖卓哉大受

堪期初舉將材繼署守府奮百粵之威武以下鋪張揚厲頌而非諛波巖到處生輝

六詔之謨猷諸葛營因時動色迺滇水之旌旗甫設而渭城之

刁斗更嚴百二函關握輿圖於掌上十三兵法全韜畧於胸中

坐鎮經營喜見風行甘肅出師平定欣傳謀協天南功方建於

水西鎮遂遷於安遠載從靖衛綏撫流離旋復河州招降部落

臯蘭山下○點○染○生○色○着○筆○成○韻一時再見霍嫖姚洛水城邊是日重逢鄭招討鞏昌

永奠通渭咸寧始從遊府而管參戎尋由副將而陞都督指揮

號令佐靖逆以宣威累叙勲勞彙撫遠而奏績既屢頒夫溫旨

且特召乎來京 帝在乾清面詢對敵恢復之狀公俯丹陛口

陳畫圖聚米之形大哉 王言敬而聽矣嘉乃臣績何以贈之

三箭業定乎天山七札試穿於錦嶺君子有酒多且旨式燕以

敖康侯錫馬庶而蕃介福斯受賜堯鰲者戴工麗無似上恩君胡不肖

賜組練者被 主德我甲在心眷顧彌隆褒美逾篤念江左為

上下衝途宜置北門鎖鑰思京口實咽喉要道當設南國金湯

爰奉璽書而慎服命隨脚鳳詔以効馳驅特以古暨陽居江海

之間尤稱巖邑唯憑大將軍作干城之寄足壯國容遂令金山

移節駐君山奇○絕○巧○絕因使莫寵造城延劉寵命以右命以左職銜加一

等日為訓日為練保障出萬全時雖安而不忘危功在前而仍
 圖後軍民安堵耕農分牛馬之雲燧燧烟消市買入牙旗之月
有○錦○娥○煥○唱○響○振○林○樾○之○致
 不見樓臺連蜃氣唯聞鏡吹千聲依然漁火雜紅星但聽滄浪
 一曲盈城笑語夜清鈴柝之更四境謳歌日見旆旌之暇凡此
 德威之遠播孰非仁勇之宏施不極鋪揚曷伸愛戴某等引身
 轅轄翹首幄帷慶有忻懽若蔭條侯之細柳久垂蔽芾如依召
 伯之甘棠情本切而未抒恩已深而莫報惟鴻筆之人為國之
 風雨賴袞章之錫為朝之羽儀伏祈當代鉅公先生贈以名篇
 期有美而必著并冀同省大夫君子行夫直道且無微而弗彰

或賦或頌或歌詩成各體為記為傳為序文集一編并望瓊瑤
 行登梨棗庶武功得文章而益顯將大業與懋烈以俱新謹啓

荆默菴曰莊嚴宏麗有典有則韓吏部平淮西碑文後又見
 斯篇

錢礎日日先誦世德繼叙戰功何等嚴重中間述寵遇之隆
 且有風起雲飛之致入後寫出坐鎮蓉江洋洋德教殆不啻
 筆歌墨舞矣對偶文那得流麗如此



